

● 章 骥 著

灵魂的呐喊

周巍峙
题



中国戏剧出版社

灵魂的呐喊

章 骥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的呐喊/章骥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3

(远望文丛)

ISBN 7—104—02381—X

I. 灵… II. 章…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954 号

远望文丛·灵魂的呐喊 章 骥 著

责任编辑:肖楠 左灿丽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邮政编码:100089

电话:010-58930242(发行部)

传真:010-58930242(发行部)

电子信箱:fxb@xj.sina.net(发行部)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杭州余杭大华印刷厂

开本:850 mm × 1168 mm 1/32

印张:19.5

字数:436千

版次:2006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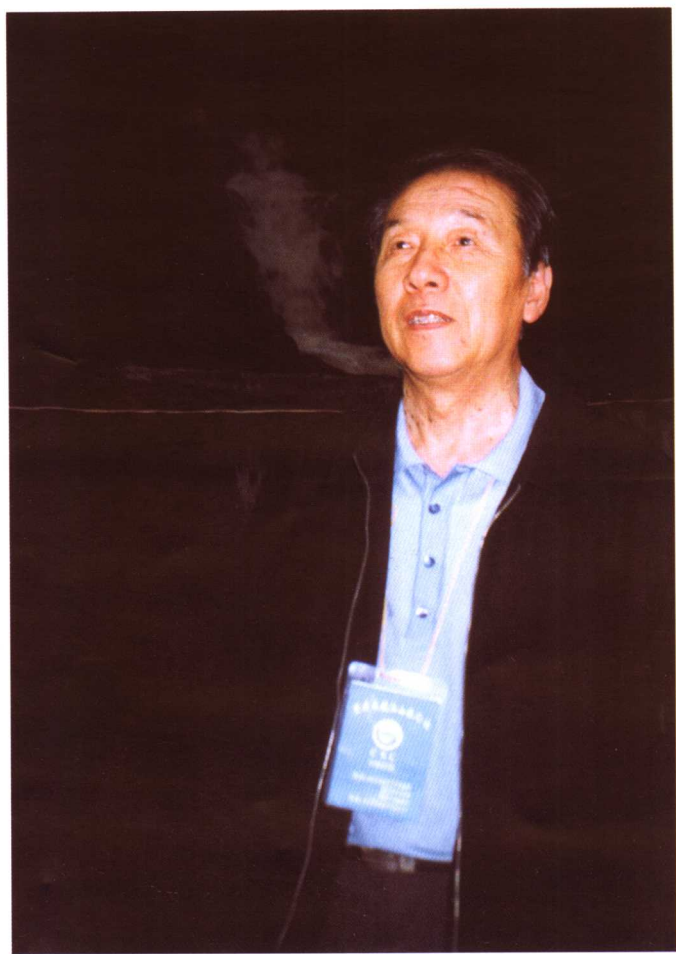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7—104—02381—X/I·931

定价:32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章骥，笔名一骥，1931年生，浙江绍兴人。1949年5月18日投笔从戎，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1980年转业，1991年5月离休。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编剧、编辑、编委、专职创作员、总编辑、特约编审。于1958年创作并发表处女作小歌剧《亲如一家》。其他作品（包括合作）有长篇小说《梅岭险遇》、长篇传记文学《茅盾》、十二集电视连续剧《茅盾》等，并主编《历代文士咏溪口》、《艺海一粟》、抗美援朝纪实文集《在朝鲜的日子》、《艾伯尧剧作选》等。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田汉研究会理事、“田汉戏剧奖”组委会秘书长、浙江省鲁迅研究会、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于2001年经中国茅盾研究会评议，在茅盾学术研究方面荣获学术成果奖。事迹被收入《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



2002年5月23日参加第二届中国川剧节



1956 年摄于朝鲜平壤牡丹峰剧场,作者为志愿军 21 军
文工团创作员



2001 年夏参加中国田汉基金会、研究会理事代表会议
和周巍峙、赵寻、张庚、刘厚生等领导合影(第三排左三为作者)

自序

岁月悠悠,弹指间,半个世纪逝去了,笔耕几十年,从倜傥青年,写到两鬓染霜,虽不敢自诩佳作多多,硕果累累,但拙作时有出版,时有刊登,也时有获奖,好友们甚为关心,都多次督促、鼓励,出个集子,以志留念。我心里也常想,人生七十有五了,把多年心血撰写的作品搜集起来,编个集子,记下沧桑,给创作生涯画个句号,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

省内戏剧界的同行,都知道我长期来是吃“戏饭”的,编稿之余,写剧本,撰剧评,颇为勤奋,因爱好多样,有时也涉足文坛,写小说、传记、散文、报告文学、故事、影视等等,这些作品,散见于各报刊,不显山露水,但一旦集结,洋洋洒洒竟达百万之数。真是“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哩。

常说“有米好做饭”。作品集结了,万事俱备,关键是集子怎么编?有人建议编两集,一为文集,一为戏剧集,每集四十万字左右,按现有文稿绰绰有余。这是一种方案。但我思之再三,立足于“精”,去芜存菁,合而为一,变两集为一集,分上篇(文集)、下篇(戏剧集),全书限在五十万字之内。这是另一种编法。我倾向于这种

方案。文学、戏剧杂交,不妨尝试尝试,路总是人走出来的嘛!

出版社要求给集子取个精彩的书名,有特点,又吸引人。这是个大难题。为此,曾苦思冥想多日,没门。自愧水平有限,真想打退堂鼓,不意从一篇文章中读到了“诗言志”,我两眼顿时一亮,颇有启发,对呀,不论戏剧、文学作品,就体裁、形式而论,各有特点,各不相同,但就其“诗言志”或“戏言志”这一根本点来说,他们的内涵是绝对一致、息息相通的,那就是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这是作者灵魂的呐喊!好,书名应运而生——《灵魂的呐喊》!

出版社责任编辑对书名连连夸赞:“好!好!……”

“书名就这么定了!”我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序 一

——歌颂人民、歌颂进步、歌颂革命，文工团的传统

洛 地

章骥同志将他历年来的作品，自选结集。嘱我作序，无可推辞。

章骥，“出身”于“文工团”的一名创作员。

本集中有两个“第一”：一个“第一”是章骥的“第一部”即最早的作品，小歌剧《亲如一家》。该剧的规定情境是：1957年，朝鲜某地……这是剧中的“规定情境”，也是作者当时所处的“特定情境”——抗美援朝。这个小小的小歌剧（严格地说，近似一个“化装小演唱”）《亲如一家》，热情地歌颂中朝军民的战斗友谊，得到中朝军民很大的欢迎。章骥他们不断地演着它，其他文工团也演着它！抗美援朝胜利了，志愿军归国了，（章骥所在的）21军向欢迎他们的祖国人民作汇报的大会上把这个小歌剧作为汇报的一个演出内容。处女作《亲如一家》对章骥的影响是巨大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影响了他这一生、把他引上文艺之路。再一个“第一”，是章骥

这本自选集的“第一篇”文章《情深深，意浓浓》，一篇“纪实”——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1军文工团老战友在四十年后的1993年的重会聚首的“纪实”。文中列举了一个个战友的昔日和今朝，绘写了聚会时的活动和情景，章骥没有写他自己——它不是哪位记者客观的“报道”，而是章骥身历的“纪实”。

这两个“第一”，标志着章骥的文艺道路——珍惜、保持文工团的传统。

“文工团”，根据《辞海》介绍，它出现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中”，是工农红军中的宣传队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过程中的产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全国曾经有过成千上万文工团。军队里，总政、各军种兵种、各大军区、各军都有文工团，师有文工队。地方上，各系统、各行业、各省、市，包括有些县，甚至乡都有文工团。章骥、我，就是在那个时期参加了文工团。他在21军文工团，我在浙江省文工团。“文工团”，全称是“文艺工作团”，是“运用多种文艺形式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的综合性文艺团体”，担负着“文艺宣传”的任务；但是，部队文工团不单是“文艺宣传”，也参加“民运”、当文化教员是理所当然，地方文工团则必须参加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受的锻炼是多方面的。20世纪50年代中叶后，文工团撤消，章骥在大地方、小地方，做了许多年文艺杂志和报纸的编辑。但是，我可以说：凡曾经历过战斗岁月的文工团员，会永远怀念文工团，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是在当时，文工团的生活有比较

丰富多彩的内容；另一方面则是——

文工团从事的文艺活动，不是一般的文艺，而是“革命宣传”。贺老的《游击队员之歌》人人会唱，《白毛女》个个文工团搬演；《秋水伊人》、《原野》、《日出》是回避的。用当时的话说，是：要把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文工团文艺，是革命的、是进步的、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灿烂光辉的文艺——歌颂人民，歌颂进步，歌颂革命，是文工团的传统。而文工团员们，无论是搞创作的、演戏的、拉胡琴的、管灯光的、拉大幕的等，每个人把每一件活动、每一次演出，包括更细小的，扭秧歌，打腰鼓，呼口号，以至进驻和开拔时打扫民房、庭院等，都自觉地与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相联系，丰富多彩的生活融合于一个共同的伟大革命目标之中。

歌颂人民，歌颂进步，歌颂革命，是文工团的传统。半个世纪过去了，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近二三十年来，“工农兵”不时髦了，“进步”变了味，“革命”几成了贬义词，“文工团水平”竟成为一个讥刺的词语。“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成了最时髦、最得势的“第一主题”，震耳眩目。百年来为推翻“三座大山”牺牲了多少革命志士，那“三座大山”的头一座“大山”封建主义的代表人物皇帝，竟成为文艺作品中“第一号英雄人物”，歌之颂之，连篇累牍，争先恐后，惟恐不及，尤其是对清朝皇帝，千方百计地歪曲历史、挖空心思地贴金呵捧，颂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充斥荧屏舞台，直至家喻户晓，非但编导、演员名利狂收，而且得到上下表扬。曾有友人愤

然：“清朝皇帝这么民主、这么好；中山先生不成个无赖了么？！”那种东西与“文工团文艺”当然是完全对立的。天地运转、世事万变，人各有异，文艺之各有异者，在于各有所“见”，各有所“取”——彼之所“见”，非我之未“睹”，唯即“熟视”犹“无睹”也；彼之所“取”，非我不能“得”，唯纵“唾手”亦“不取”也；从而就各有所“为”了。在这样情势下，章骥，其之所“见”、之所“取”，是什么呢？是中山先生推翻清朝——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革命！章骥在 20 世纪 80 年代写了剧作《孙中山》歌颂孙中山，同时及其后，以大量笔墨歌颂鲁迅、许寿裳，当然还有陈毅将军等。在《孙中山》、在《鲁迅》、在《许寿裳》以及在《梅岭险遇》，我看到的是对那些“乾隆盛世”歌颂者的怒斥！

歌颂人民，歌颂进步，歌颂革命，是文工团的传统。50 年过去了，章骥保持着这个传统，这本集子就是佐证。他给他自己这本集子题名为《灵魂的呐喊》。我读他的这本集子，想到的是：

一切已成历史，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2005 年清明于杭州西溪西底）

洛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序 二

——战士本质 文人特色

徐 沙

2005年这个多雨的季节,显得特别地漫长。从开春到清明,天公几乎阴雨不断。绵长的细雨里,章骥先生几乎足不出门,躲在杭州城西的一座公寓里,一头扎进书海文稿中,整理和精心编辑着自己几十年的创作成果。往事如烟,岁月如歌,在成捆的写作用稿中,往事像雾蒙蒙的春雨,一幕幕地浮现在心头。

几十年的笔耕,章骥先生留下了清晰的足印,那里,有火一般的青春,有血一般的友谊,有燃烧着的激情,有睿智大略的智慧,有孺子牛般的忠诚,有春蚕般的勤奋。

章骥先生称得上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作者。在他百万多字的戏剧、小说、电影、散文、评论、理论类作品中,我们首先会被他严肃的创作态度,激情洋溢的写作呈现,强烈的歌颂意识,发自心底的是非判断所感动、所震撼。收集在本书中的几十篇作品,除了《魂归何处》为古装剧外,其他作品绝大多数取材于近、当代题材。尤其是对近代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对大学者许寿裳先生、对我党我

军的卓越的指挥家陈毅,在描写的字里行间,充盈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和激情。无论是红军题材、抗战题材、解放战争题材,章骥先生都投入了极大的政治热情,笔触之下,爱憎分明,把读者带入到那段坎坷的历史,带着读者一起忧乐、一起缅怀、一起感伤。作品的高度和深度源自于作者的生活积累,源自于作者对这种生活积累提炼、剖析、体现的高度和深度。章骥先生的成功之处,在于自己既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不少故事甚至是他身临其境、身同感受的,又有着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作为一个离休老干部,解放战争的烽烟熏陶了他朴实的人生观、世界观;朝鲜战场上的血与火的锻炼,打开了他广阔的创作视野;解放后直至70年代末,章骥先生一直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熔铸了他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爱憎分明的性格特征。转业到地方后,适逢祖国改革开放时期,许多优良的传统、美德在重新组合、重新解读,但章骥先生几乎不为所动,仍以自己的一贯操守,坚守着心田的那份炽热,那份澄静。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带着浓重的主旋律格调,散发着对军队、对党和人民的强烈的歌颂意识,这在当前的文坛充斥似是而非的理论倾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十分盛行的情况下,愈发显得朴素、珍贵。

章骥先生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写作的行家里手。他通晓各种艺术和文学体裁,每种体裁均有出色的代表作。本书中,收集了他的不少体裁的作品,有小说、散文、通讯、评论、故事、电影电视、戏剧等。小说有长篇小说,有中短篇小说,有惊险类小说,有纪实类小说,有情节类小说,有抒情类小说。而戏剧作品,则有大型近代剧、大型古装剧、话剧、独幕剧等等。这些作品,体现了作者的创作功力和体裁驾驭能力,读者读来,可以从多个角度、多种欣赏点获

得审美享受,绝不因为作品的庞大数量而产生审美疲劳。

《情深深,意浓浓》是一篇纪实风格浓郁的通讯类文章,这类文章其实是很难写好的,因为取材在一个时空、一个平面。一次战友间的相聚,虽然有一些写作点,但很难拉开层次,容易写成流水帐式的记录稿,而章骥先生写的这篇记录稿,却于平凡中出奇,以过去式和现在式交叉出现的手法,不断使用闪回的写作技巧,使文章增添了纵深感和厚度,尤其是他所写的战友情,跳出了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的基本套路,而站在历史的高度,赋予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集体主义的意识,因而读来意味深长,感人肺腑。

《许寿裳留学东瀛》、《鲁迅和许寿裳在广州》、《许寿裳在台湾》等一组关于许寿裳的文章,作者是以散文体写作的。这组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以丰富的史实,精彩的细节描写,对大背景的宽阔视野,严谨的学术性以及轻松的笔调,真实地勾画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性格分明的学者、志士形象。许寿裳的爱憎、他的观念、他的治学态度、他的为人处世,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特殊抗争以及他的个性特征,非常生动地体现了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体现了一个徘徊于宦海和学者之间的特殊知识分子的特殊表现。就作品而言,能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刻画出人的个性特征,我以为是写作的最高境界。

《孙中山伦敦蒙难记》、《梅姑》、《真情长在》等一组小说体裁的作品,可以看出作者故事结构的深厚功力。《孙中山伦敦蒙难记》用惊险小说章回体的形式,设置了极其强烈的故事悬念:整个故事有总的悬念,小章节有章节性悬念,一个悬念套着另一个悬念,前面的悬念生发着下面的悬念,令人读来惊心动魄,一气呵成。说来

写作故事,构置悬念是基本功,设置大的悬念不算特别稀罕,但把悬念铺排在每个回合、每个章节,形成自然段落和层次,这就非同小可了。《孙》这篇小说的强烈危机感,清晰的层次感,异峰突起的结构法,应该说是章骥先生小说创作水平的真实体现。相对之下,《梅姑》同样具有高超的结构故事能力,尤其是小说将党的地下组织危机四伏、叛徒身份未明作为主要故事,在敌暗我明的情况下,尽力塑造出一个女共产党员梅姑的形象,她的善良、她的贤惠,正好给了党的地下组织内的叛徒——丈夫以利用之机,直至最后才真相大白,大义灭亲。读这篇小说,同样会使读者产生强烈的阅读兴趣,被环环相扣的剧情所吸引,并产生许多联想。而《真情长在》却是一篇比较轻松的抒情小说,作者对孙中山和宋庆龄从慕名到相识、到相恋的过程,作了详尽的描写。文章虚实相生,布局大气,语言机趣,有较强的审美趣味。

要说章骥先生最擅长于哪种创作体裁,本文不敢妄下论断。但我以为,本书中收集了章骥先生创作(或与人合作)的几个戏剧作品,具有着相当的文学高度。

小歌剧《亲如一家》,据说是作者的处女作。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小戏,从章法、布局、关目、人物、场面等多个角度审视,都是比较成熟的。剧本以让房为核心事件,切口很小,利于人物关系的展开和深度挖掘。在阿妈尼腾出房间后,由于小小的误会,一间房同时安排了朝鲜人民军战士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居住。知道误会后,阿妈尼决定把自己和女儿住的房间腾出来,但人民军和志愿军战士互相谦让,不忍让阿妈尼出去居住,这就形成了矛盾。而矛盾的解决出乎意料,原来人民军战士和志愿军战士的休息时间正好

岔开,一方白天劳动晚上休息,另一方却是白天休息晚上劳动,于是,一间房间住两方的战士成了可能,大家都高高兴兴地住了下来。这个故事的容量十分符合小歌剧的要求,事件虽小,却小中见大,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两党、两军的血火友谊。因而剧本上演后,被作为志愿军的保留剧目和教材式剧目,甚至演给了金日成和志愿军最高领导观看,并带回北京向祖国人民汇报演出,这可以说是章骥先生初试牛刀的意外收获,得到这份收获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独幕话剧《前夜》,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中型戏剧作品。特色之一是触及了王明左倾主义的硬题材,作品正面写在左倾漩涡中受王明排挤打压的周恩来、陈毅等坚持正确路线、坚持“投毛泽东一票”的真正的红军指战员;正面涉及并批判了匆忙从苏区撤军的机会主义倾向,并形成了非常尖锐的思想冲撞、观念冲撞和矛盾对抗,这是很需要胆魄的。特色之二是成功塑造了陈毅的军人个性,正直个性,塑造了周恩来临危自若、从容机智、富有正义感的形象。通过王明、博古匆匆从苏区撤退,陈毅警卫员(特务员)龙牯子因点穿了撤退意图,被铸成泄密的冤案并即将就地正法,周恩来、陈毅据理抗争,刀下留人的故事,生动地表现了1934年苏区革命以及党内路线之争的艰巨性、残酷性和复杂性,突出了正义必胜、真理必胜的共产主义信仰。特色之三是剧本浓郁的戏剧氛围以及所蕴含的深度和拓展的广度。这个独幕剧,完全具备着一个大型话剧的思想容量和情节容量,作者选择独幕剧的形式,使作品情节更加紧凑,潜台词更加丰富,戏剧场面更加具有立体感,这是颇为不易的。